

活在珍贵
的人间

海子纪念集

谭五昌 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01404²133

K825.6
1117

活在珍贵
的人间
海子纪念集
谭五昌 编



K825.6

111



北航

C1728551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活在珍贵的人间：海子纪念集 / 谭五昌主编. —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399-7248-0

I. ①活… II. ①谭… III. ①海子 (1964~1989) — 纪念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3058 号

书 名	活在珍贵的人间：海子纪念集
主 编	谭五昌
责任编辑	于奎潮 王娱瑶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248-0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海子的家乡，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



图中的池塘，是海子小时候和伙伴们经常到这里钓鱼或戏水的地方。对岸的那两棵树下，海子最喜欢坐在那里钓鱼，如今，海子已去，树也枯萎了一棵。



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七九级二班同学合影，前排坐者左二为海子。



海子旧照。



海子旧照。



孙理波（左）与海子（右）。



谭五昌和海子的母亲在秦皇岛海子诗歌节。



德令哈海子纪念馆。



C O N T E N T S

目录

第一辑:追思与缅怀

- | | |
|--------|-----------------------------|
| 谢 冕 | 每年这一天 / 003 |
| 西 川 | 怀念 / 005 |
| 西 川 | 死亡后记 / 009 |
| 查曙明 | 怀念海子 / 017 |
| 查 锐 | 怀念从何而来 / 020 |
| 陈陟云 | 80年代的北大诗歌,我们生命之中的青春小站 / 022 |
| 雨 田 | 爱情河流中的海子 / 026 |
| 洪 烛 | 缅怀海子 / 032 |
| 斯琴夫 | 海子与德令哈有缘 / 043 |
| 曹有云 | 走过海子 / 046 |
| 德都蒙古乔纳 | 海子与德令哈使我难眠 / 049 |
| 赵永红 | 山海涌动的激情 / 051 |
| 梁雪波 | 悲戚面容下的灵魂虚肿症 / 055 |
| 卧 夫 | 与海子交朋友 / 058 |
| 方文竹 | 老乡海子 / 062 |
| 盛华厚 | 海子是我的瘦哥哥 / 064 |
| 胡建文 | 怀念海子 / 068 |



活在珍贵的人间
——海子纪念集

韩庆成 殉葬与背叛——海子二十五年祭 / 070

第二辑:文本解读

- 陈仲义 蛛丝马迹中,读出疑窦?——读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75
杨四平 深度抒情:在平静叙述中发挥诗歌想象力
——纪念海子兼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77
冷 霜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首诗的阅读史 / 082
张立群 献给永恒诗歌和伟大汉语诗人的篇章
——读海子的《祖国(或以梦为马)》/ 085
赵思运 《麦地》:海子的生命存根 / 089
陈树照 荡涤灵魂的草原——浅析海子写在德令哈的短诗《日记》/ 096
李 娜 死亡之歌——海子《九月》解读 / 100
刘君君 抒情诗人的爱与孤独——解读海子诗作《四姐妹》/ 103

第三辑:学术评论

- 陈 超 大地哀歌和精神重力——海子诗歌论 / 109
燎 原 诗人的写作抱负——以海子的诗剧《弑》为例 / 132
王家新 海子的思与言之途 / 142
罗振亚 海子的“大诗”:构想与实现之间 / 150
张清华 黑暗的内部传来了裂帛之声——由纪念海子和骆一禾想起的 / 158
臧 棣 海子诗歌中的幸福主题 / 164
西 渡 圣书上卷与圣书下卷——骆一禾、海子诗歌的同与异 / 184
林贤治 海子:在麦地与太阳之间 / 198
刘剑 赵勇 经典化与大众化:海子诗歌接受中的两种趋向 / 206
荣光启 海子诗歌:从《小站》出发 / 220



C O N T E N T S

目录

- | | |
|-----|----------------------------|
| 董迎春 | 长诗《太阳·弥赛亚》：巨石铺成的天空 / 231 |
| 刘 春 | 海子留下的几个问题 / 239 |
| 北 塔 | 早就到了该反思海子诗歌和海子现象的时候了 / 248 |
| 谭五昌 | 海子诗歌新论 / 253 |
| 谭五昌 | 编后记 / 259 |



第一辑
追思与缅怀

每年这一天^①

谢 冕

每年这一天都是春暖花开的日子。今天下午我走过校园，那一片迎春花开满了星星一样的花朵——是迎春，不是连翘，许多人都把连翘当成了迎春，迎春花开得比连翘还要早。那迎春花，是一种迫不及待的灿烂辉煌！

这是一年一度的春暖花开的日子，一年一度的迎春花星星般地点亮了校园的春天。走在校园里，想象着这是诗人在向我们报告春天的消息，心里有一种感动，有点怅惘又有点温暖的感动。

最早认识海子，那时他远未成名。我在他刻写的（或者是在他手抄的）小本子上读到了他的许多短诗，其中就有《亚洲铜》。那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某一天，海子那时还是北大法律系的学生。是在我家，应该是在蔚秀园的那个公寓的五楼上。这是我和海子的第一次见面。一见面，就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他这个人和他的《亚洲铜》。

他写着仅仅属于他的与众不同的诗。当大家都被朦胧诗的英雄理想情结所激动的时候，海子向我们展示了神奇的另一片陌生的天空。就在这首题为《亚洲铜》的诗里，他谈到屈原遗落在河边的白鞋子，谈到飞鸟和野花，海水、月亮还有死亡。这是一些全新的意象，随后，我们也认识并熟知了他的麦地，麦地尽头的村庄，村庄里的母亲和姐妹，它的空虚和寒冷。

海子是始终都在为春天歌唱的诗人。1989 年 3 月，他继 1987 年、1988 年后，第三次修改写于三年前的《春天》这首诗：这是春天，这是最后的春天，我面对的春天，我就是它的鲜血和希望。《春天，十个海子》也许是他的绝笔，写于 1989 年 3 月 14 日，那是凌晨 3—4 点的时分：在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在春天，野蛮而

^① 原题为《每年这一天——海子逝世二十年祭》收入本书有改动。——编者注

悲伤的海子，就剩下这一个——

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今天的会上我与郁文相遇，是他和阎月君携带海子遗诗交我保存。我知道这是骆一禾用他年轻的生命整理、保护，并郑重地托付他们两位的。我知道这批诗稿的分量。我记住了郁文和阎月君的深深的友情，记住了骆一禾和海子匆忙而辉煌的生命，记住了中国现代诗歌那悲哀而惨烈的一页。

最后一次和海子见面是在拉萨。我们相见在布达拉宫前面的一所房屋。随后，海子就开始了他在西藏的漫游。拉萨一别，我们再不见面，直至令人哀伤的消息传来。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他，春天也不会忘记他。他也没忘了在春暖花开的时节来与我们相聚。

那是1992年的春天，我在“批评家周末”主持了纪念海子逝世三周年的纪念会。我在致辞中说：“时间是无声无息的流水，但这三年带给我们的不是遗忘。我们对海子的思念，似乎是时间愈久而愈深刻。”

1999年，海子逝世十周年，崔卫平主编了一本叫做《不死的海子》的纪念文集，我写了序言。我说，“作为过程，这诗人的一生过于短促了，他的才华来不及充分展示便宣告结束是他的不幸；但他以让人惊心动魄的短暂而赢得人们久远的怀念，而且，愈是久远这种怀念便愈是殷切，却非所有诗人都能拥有的幸运。这不能与他的猝然消失无关，但却与这位诗人对于诗歌的贡献绝对有关。”

一个诗人的一生不一定要写很多诗，有一些诗让人记住了就是诗人的幸运。海子的诗让我们记住了，他也就在我们的记忆中活着。让我们如同海子那样，热爱诗歌，热爱春天，作为年长的人，我还要加上一个：热爱生命！

（2009年3月26日，于北京大学第十届未名诗歌节暨海子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会）

作者简介：谢冕，著名诗歌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出版有多卷本的《谢冕文集》。



怀念

西 川

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
尸体不是愤怒也不是疾病
其中包含着疲倦、忧伤和天才

——海子《土地·王》(1987)

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1989年3月26日黄昏,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珍贵的朋友。失去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一个伟大的灵感,失去一个梦,失去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失去一个回声。对于我们,海子是一个天才,而对于他自己,则他永远是一个孤独的“王”,一个“物质的短暂情人”,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海子只生活了二十五年,他的文学创作大概只持续了七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像一颗年轻的星宿,争分夺秒地燃烧,然后突然爆炸。

在海子自杀的次日晚,我得到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怎么可能这样暴力?他应该活着!因为就在两个星期前,海子、骆一禾、老木和我,还曾在我的家中谈到歌德不应该让浮士德把“泰初有道”译为“泰初有为”,而应该译为“泰初有生”,还曾谈到大地丰收后的荒凉和亚历山大英雄双行体。海子卧轨自杀的地点在山海关至龙家营之间的一段火车慢行道上。自杀时他身边带有四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他在遗书中写到:“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一禾告诉我,两个星期前他们到我家来看我是出于海子的提议。

关于海子的死因,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但其中大部分将证明是荒唐的。海子身后留有近二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他一生仅记的三篇日记。早在

1986年11月18日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差一点自杀了，……但那是另一个我——另一具尸体……我曾以多种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我活了下来……我又生活在圣洁之中。”这个曾以荷尔德林的热情书写歌德的诗篇的青年诗人，他圣洁得愚蠢，愚蠢得辉煌！诚如梵高所说：“一切我所向着自然创作的，是栗子，从火中取出来的。啊，那些不信任太阳的人是背弃了神的人。”

海子死后，一禾称他为“赤子”——一禾说得对，因为在海子那些带有自传性质的诗篇中，我们的确能够发现这样一个海子：单纯、敏锐，富有创造性；同时急躁，易于受到伤害，迷恋于荒凉的泥土。他所关心和坚信的是那些正在消亡而又必将在永恒的高度放射金辉的事物。这种关心和坚信，促成了海子一生的事业，尽管这事业他未及最终完成。

当我最后一次进入他在昌平的住所为他整理遗物时，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我所熟悉的主人不在，但那两间房子里到处保留着主人的性格。门厅里迎面贴着一幅梵高油画《阿尔疗养院的庭院》的印制品。左边房间里一张地铺摆在窗下，靠南墙的桌子上放着他从西藏背回来的两块喇嘛教石头浮雕和一本16、17世纪之交的西班牙画家格列柯的画册。右边房间里沿西墙一排三个大书架——另一个书架靠在东墙——书架上放满了书。屋内有两张桌子，门边的那张桌子上摆着主人生前珍爱的七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很显然，在主人离去前这两间屋子被打扫过：干干净净，像一座坟墓。

这就是海子从1983年秋天到1989年春天的住所，在距北京城六十多里地的小城昌平（海子起初住在西环里，后迁至城东头政法大学新校址）。昌平小城西傍太行山余脉，北倚燕山山脉的军都山。这些山岭不会知道，一个诗人每天面对着它们，写下了《土地》、《大札撒》、《太阳》、《弑》、《天堂弥赛亚》等一系列作品。在这里，海子梦想着麦地、草原、少女、天堂以及所有遥远的事物。海子生活在遥远的事物之中，现在尤其如此。

你可以嘲笑一个皇帝的富有，但你不能嘲笑一个诗人的贫穷。与梦想着天国，而却在大地上找到一席之地的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不同，海子没有幸福地找到他在生活中的一席之地。这或许是由于他的偏颇。在他的房间里，你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收音机。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之中写作，他既不会跳舞、游泳，也不会骑自行车。在离开北京大学以后的这些年里，他只看过一次电影——那是1986年夏天，我去昌平看他，我拉他去看了根据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改编的苏联电影《白痴》。除了两次西藏之行和给学生们上课，海子的日常生活基本是这样的：每天晚上写作直至第二天早上七点，整个上午睡觉，整个下午



读书,间或吃点东西,晚上七点以后继续开始工作。然而海子却不是一个生性内向的人,他会兴高采烈地讲他小时候如何在雨地里光着屁股偷吃地里的茭白,他会发明一些稀奇古怪的口号,比如“从好到好”,他会告诉你老子是个瞎子,雷峰是个大好人。

这个渴望飞翔的人注定要死于大地,但是谁能肯定海子的死不是另一种飞翔,从而摆脱漫长的黑夜、根深蒂固的灵魂之苦,呼应黎明中弥赛亚洪亮的召唤?海子曾自称为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脑海里挤满了幻象。不过又和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不同。我们可以以《圣经》的两卷书作比喻:海子的创作道路是从《新约》到《旧约》。《新约》是思想而《旧约》是行动,《新约》是脑袋而《旧约》是无头英雄,《新约》是爱,是水,属母性,而《旧约》是暴力,是火,属父性;“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同于“一个人打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也给他”,于是海子早期诗作中的人间少女后来变成了天堂中歌唱的持国和荷马。我不清楚是什么使他在1987年写作长诗《土地》时产生了这种转变,但他的这种转变一下子带给了我们崭新的天空和大地。海子期望从抒情出发,经过叙事,到达史诗。他殷切渴望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诗歌帝国:东起尼罗河,西达太平洋,北至蒙古高原,南抵印度次大陆。

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讲,要深入谈论海子其人其诗,以及他作为一个象征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与社会所产生的意义与影响,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海子一定看到和听到了许多我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而正是这些我不曾看到和听到的东西使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先驱之一。在一首有关韩波的诗中海子称这位法兰西通灵者为“诗歌的烈士”,现在,孤独、痛苦、革命和流血的他也加入了这诗歌烈士的行列。出自他生命的预言成了他对自我的召唤,我们将受益于他生命和艺术的明朗和坚决,面对新世纪的曙光。

我和海子相识于1983年的春天,还记得那是在北大校团委的一间兼作宿舍的办公室里。海子来了,小个子,圆脸,大眼睛,完全是个孩子(留胡子是后来的事)。当时他只有十九岁,即将毕业。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还记得他提到过黑格尔,使我产生了一种盲目的敬佩之情,海子大概是在大学三年级开始诗歌创作的。

说起海子的天赋,不能不令人由衷地赞叹。海子十五岁从安徽安庆农村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分配至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初在校刊,后转至哲学教研室,先后给学生开过控制论、系统论和美学的课程。海子的美学课很受欢迎,在谈及“想象”这个问题时,他举例说明想象的随意性:“你们可以想象海鸥就